

第 2 部【靈恩的見證經歷】

第九章 聖靈的造訪 —— 許宗實

十七年的耽延

1970 年 2 月的佈道會在新澤西州舉行，是費城、哥倫比亞及若歌大學，三個查經班聯合舉辦的，約有一百人參加，講員是焦源濂牧師，題目是「豐盛的生命」。我以前不信主，總愛跟人辯論，但那天愈聽愈入神，信息講完呼召時，惟一舉手信主的就是我。聚會前唱的歌我聽不懂，但這時再唱，我全都明白了：「事情不同了，有事開始在我身上發生，從我把生命交託給主的那一刻起。事情改變了，以前我所喜歡的都成過去，今後我更愛的，卻都來到……。」每個字都從黑板上跳了出來，我哭個不停，是聖靈的啟示與感動，到廁所洗了把臉出來，好幾位弟兄姊妹過來握手恭喜我。

隔些天內人陳美津從羅得島 (Rhode Island) 來訪，她尚未信主，我邀她一同禱告，我們倆都跪下，但我不會禱告，我說：「算了，起來吧！」星期五請教查經班的兄姊，他們說：「星期一有禱告會可以來啊！」那晚在公寓的客廳裡，一共有十幾位，我們圍坐一圈。看大家都輪流開聲禱告，我就緊張了，所以快快打好腹稿，心想：「有了！我就說：『主啊，謝謝祢讓我信祢，奉主的名，阿們！』就行了。」

一個個禱告過來，終於輪到我，但我一開口就停不下來，講的是聽得懂的話，但不是我在講，是心中湧出的說不出的大喜樂，我邊禱告邊哭得厲害，涕泗縱橫。說了許多之後，突然沒話了，我就說：「奉主耶穌的名，阿們。」這才發現全場都在哭，女主人到廚房拿了衛生紙傳給大家，我甚覺尷尬，很不好意思抬頭，還好那天客廳的燈光並不太亮。禱告結束，大家還圍坐著，兄姊們立刻嚴肅地警告我說：「要小心啊！要小心。」於是才信主不到幾天的我，就知道這種不尋常的現象是需要小心的，所以後來作了牧師，我也告誡別人：「要小心啊！要小心。」

一年後，有一天車子發不動了，我請最懂車的弟兄來看，他告訴我某一機件壞了，需要換。在回學校宿舍的路上我問美津說：「車子壞了難道不能禱告嗎？」那時她也已經信主，她說：「可以啊！」於是一到家，我們就跪下禱告：「主啊，

求祢使車子能發動，這對祢一點都不困難啊。」剛信主的我們像孩子一般，信心就那麼單純！

第二天一早，我迫不及待，就搭第一班校車到農學院去，果然鑰匙一轉，車就發動了！星期五去查經班，歌一唱完我就迫不及待作見證，興奮地把這事的前因後果告訴大家。但左右一看，兄弟們又一個個滿臉嚴肅搖著頭說：「怎麼可以試探神呢？這裡又不是沙漠，修車行那麼多，怎麼可以試探神呢！」剛信主的我知道自己又錯了，以後作了牧師，遇到天真、啥事都向神求的人，我也搖頭說：「怎麼可以試探神呢？怎麼可以試探神！」

如此，與聖靈親密的交會，一耽擱就是十七年。回頭看，我發現神的靈其實很樂意造訪我們，只可惜因我們當時還無知，對聖靈的工作還不完全認識，以為「有現象」是需要小心的，「沒有現象」才是正確的，所以將祂摒拒在外，結果把神兒女和聖靈親密相交的這寶貝給犧牲了。

我願看見神的作為

1986，教會成立已七年，我牧會也已五年，心中總覺得仍欠缺什麼。那年感恩節，教會有一週末的聚會，請陳仲輝牧師來講有關傳福音的信息，哪知陳牧師竟提到要被聖靈充滿，我心想：「也好，這題目遲早是要知道的。」然而當樓上還在講道，同工們已在地下室召開緊急會議，宣稱這是異端，以後不准進到這教會來！

我當時的想法就像困在撒馬利亞城的四個患大麻瘋者的邏輯（參考王下 7：3-16）：

- (1) **不能停留**：困於現狀不求突破是錯的。
- (2) **不能回頭**：屬靈的追求是不能後退的。
- (3) **必須前進**：跟隨主需要有冒險的勇氣。
- (4) **必須去分享**：一旦得了解救，要去告訴人！

那一年已有少數幾個人開始每週六上午在教會禱告，求復興（參考出 33：7）。起先是坐著禱告，後來我從車庫閣樓上找出一塊毛較長的綠色地氈，割成好幾塊，我們就每次都墊著，跪下禱告。

加州溫約翰牧師的特會

有一天葉照雄弟兄要我陪他去加州拜訪陳仲輝牧師，想請教他關於開基督教書房的事。那晚住陳牧師家，陳牧師告訴我說：「1987年2月，加州 Anaheim 有溫約翰牧師（John Wimber）的特會，過去都是三天的，這次是六天，主題是『神蹟奇事與教會增長』。」

自從在三一神學院認識陳牧師之後，陳牧師想幫助我認識聖靈已有一陣子了，每年加州的「牧者退修會」總找我去，每次都有一個附帶在下午的追求聚會，請陳璐牧師來講，我不懂，但還是去。有一次靜坐幾小時，什麼事也沒發生，但好奇與渴慕還是有。

這次聽到溫約翰的特會時候，我正好讀到撒迦利亞書 8:20-23 的話，我覺得神要我去，所以向教會報告之後就去了，順便帶了葉照雄及關德年二位同去。帶照雄，是因他那天跟我在一起，已經聽見陳牧師講到這事；帶德年，是因我作牧師的那五年裡，他常對我說：「許牧師，教會需要能力。」我頂討厭他說這話，總覺得他大概是批評我沒能力吧，但他常說的我畢竟聽進去了，所以就想到也邀他同去。但我還是滿小心的，去之前先做些調查，先看《今日基督教》（Christianity Today）幾篇有關溫約翰牧師的報導，又讀了富勒神學院對當時魏格納（Peter Wagner）與溫牧師所開 MC510「神蹟奇事」（Signs and Wonders）課程的報告書，發現所有的評論都還正面積極，沒什麼問題，所以我們三個人就去了。

聚會是在改裝過的大型儲貨倉中舉行的，天花板和上面露出的鋼架都漆成深藍色，地方寬敞，前面台子也很大。參加聚會的四千人中有九百個牧師、師母，是從各宗派來的，有的年輕，有的頭髮都已斑白，還有天主教的神父、修女，濟濟一堂。華人共有十九位。所講的主題很新鮮，人人都帶著疑問而來，並熱切地期盼著，要看會有什麼事發生。

溫約翰的信息很簡單，主要是講福音書裡主耶穌的教導及醫治。他也述及自己剛信主時去教會作禮拜常問人：「他們什麼時候才開始做那些事啊？」人問：「做什麼事？」他說：「就是福音書中主所做的那些事啊！」他相信今天主耶穌應該仍然做事，所以後來作牧師也常為有病的人禱告，但禱告許久也沒有人見好，會友也紛紛離散，然而他繼續堅持，直到禱告了十個月以後才看見醫治開始發生。在這次特會中，他講完道後就禱告說：「現在，聖靈來！」（Now, Holy Spirit

Come!) 然後睜眼看著、等著，我也睜著眼看。那一分鐘似乎很久，全場都安靜，但隔一陣子後事情開始發生了，有人開始哭泣。溫牧師提醒大家，若看見一些現象，勿只當熱鬧看，乃要為他們禱告。有些人是邪靈正在彰顯的，就被帶到後面房間去禱告，而且溫牧師也告訴大家說：「請放心，邪靈不是來這裡才得到的，是這些人自己帶來的。」

主，若是祢，我們也要

頭一晚聚會結束，我們三個人開車回旅舍 Motel 6 的路上彼此談論，照雄說：「這些都是串通的。」德年說：「哪有人禱告像叫家裡的小狗說，『聖靈，來』的！」但我說：「今天死在這裡我都甘願，因為我以前風聞有聖靈，如今我親眼看見！」回到旅舍，臨睡前我們三人跪在床邊禱告：「主啊，若是出於祢，我們也要。」

第二天下午我參加在大堂的專題，是溫約翰的學生 Blaine Cook 講有關聖靈澆灌的事。當中有半小時休息時間，他站在台下，旁邊圍了許多牧師問個不停，我個子小，擠不進，也看不到，繞上台還是看不到，於是蹲下身子用力鑽進圈子的最當中，從台上往下看，牧師們正七嘴八舌地問問題，他們問說：「當聖靈澆灌時會有什麼現象？」Blaine Cook 說：「方才課上我已經說過了，而且你們看，就是現在，聖靈已經降臨在你們好幾位的身上了。」

我順著他手所指的，把這一圈人從左到右看了一下，當眼光落回到我自己時，從小腹開始，像水在燒滾似的，從下往上一直冒上來，直到我的口，我衝口就在大堂幾百人的面前大聲說出方言來。那是一股極大的能力，我心中覺得奇怪，講什麼我自己也不懂，但並不害怕，只有喜樂，我知道那是聖靈在我身上所做的工。

當晚信息完又禱告時，德年到前面去被人禱告，聖靈厲害地做工在他身上，臉上的肌肉是歪斜的，口中說的話我聽不清楚。溫牧師已說過勿當熱鬧看，既然我是他的牧師，所以我就為他禱告。我站在他面前仔細地聽，終於聽出來他口中所說的，他一直說：「主，我將自己奉獻給祢，奉獻給祢。」終於他站不住了，倒在地上，我也蹲下來伸手為他禱告。手一伸，感覺就像一根又粗又大的電棒，發出千萬瓦的電力一般，我的手完全伸直，是一股極強的力量！旁邊許多西國弟兄姐妹也圍著他，一個個為他大大祝福。

我心想：「今天下午聖靈充滿我時，無人為我禱告，現在所有他們祝福德年的，我都要。」這念頭一出，我將挺直的右手收回，雙掌向上放在身前作領受狀，那股強大的電力就在同一剎那，厲害地將我打在地上，屁股坐地，背及雙腿成V字形，雙手半舉在胸前，以最大的力量厲害地抖顫。我手指的關節是向內彎曲又僵硬的，全身的抖顫極其猛烈；後來我知道，那是裡面的交戰，當聖靈做工時，我們的老我或邪靈有時會厲害地抵擋。這突發的事件一來，方才為德年禱告的人全都立刻轉過來，伸手為我禱告祝福，然後說：「神好愛你們華人哦！」

厲害的抖顫總共持續約有十分鐘，我閉著眼，理智完全清楚，別人說什麼也都聽見，我知道華人牧師們都圍過來了，他們指指點點地笑我：「沒想到許牧師也有今天！」但我心中很清楚：「這回完了，回去怎麼交代？！」

接下去的每堂聚會，一為人禱告我都是第一個衝到台前的，主要還不是因為渴慕，乃是每次台上一禱告：「聖靈，祢來！」時，我雙手就會不自主，厲害地抖動，實在夠難看的，很覺尷尬。所以每次衝到最前頭，後面有很多人跟著圍上來，抖動就不會被別人看見了。有一次所有華人都坐在一排，台上又禱告，我雙手又厲害地抖起來，我還是覺得不好看，所以將雙手用盡全身最大的力量，緊緊地按在大腿上，使旁邊人看不見抖動。後來我曾好好為這事向神認罪，因為我雖知道是神做的，但還是顧到自己的面子超過順服神。

整個禮拜就這樣，甚至每餐吃飯時，我連杯子都拿不穩，手還是不停地抖，必須小心翼翼費勁地用雙手捧著杯子，才不至把水打翻。照雄也得到他那一份，當為牧師及眾人禱告時，溫牧師說：「主啊，把祢的心賜給他們。」照雄說，就在那一秒鐘，他覺得自己的心臟就從身上躍出去又彈回來！回到旅舍，等他們都用完浴室，我淋浴，深深回味神的靈的澆灌，又將浴缸放滿水，靜靜地躺在水中，享受因著聖靈而被神的愛浸透的喜樂（參考羅 5:5）。

從此，日子就不容易了

從加州回來，德年、照雄跟許多人講起發生在我身上的事，但我較保守，什麼也不講，甚至有人因我不講而生氣了，所以有一天我說：「禱告會時分享。」那天晚上是教會禱告會有史以來人最多的一次。除椅子坐滿之外，地上也坐滿了人。我照實敘述發生在我身上的事。講完，一伯母生氣，舉手問：「牧師，為什麼聖靈只加州有，新澤西州沒有？！」

從那一天起反對就來了，接下來的日子就不容易了，是令人興奮的，卻也是一生中最艱難的。有人當眾指著我問：「那麼你是靈恩派，還是福音派？！」有人用電腦寫一整頁罵我，每個句子後面都掛三個驚歎號。奇怪的消息也謠傳得特別快，四百哩外波士頓的李秀全牧師告訴我說，他的英文堂牧師說：「聽人說：『許牧師去加州參加靈恩的聚會，回來後聖經都不讀了。』」李牧師說他不相信，因為聽起來並不像他所認識的許牧師，但既然有人這樣說，他就半信半疑，有一個衝動想開車下來新澤西州問個究竟！

有些衝突是別人因我對聖靈開放而生氣發飆的，但也有是因我自己的不成熟而造成的。我因觀念改變，也說了一些血氣的話，例如說：「我們信奉聖父、聖子、聖經；不是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」這樣說，也惹來一些人對我生氣。有一同工責備我說：「溫約翰書上這些見證你怎麼能相信？！」我義正辭嚴答道：「這些見證都有出處，何況裡頭所提到的人，有些也是我們都認識的，為什麼不能相信？即使這些神蹟奇事是假的，我也寧可相信它們，卻不願有你這樣，對神能行神蹟完全信不來的態度！」有人不客氣地當面對我說：「現在你講的道，對我的果效是零。」但我知道有一些人卻聽了受感動，生命有改變。

有一對夫婦因靈恩的事要離開教會，走之前寫了一封英文信給長執會說，他要去找一間更合聖經的教會，因為使徒之後行神蹟奇事的恩賜已經停止了。我去拜訪，並問他們：「難道我們相信的不同嗎？你是信使徒？還是信耶穌？我想你所相信的神太小了。」

在傳統教會中向聖靈開放，代價是極大的。我開始唱短詩、用投影片，漸漸不穿全套黑色的正式西裝。少數人開始敬拜時舉手，有人就很不舒服，左顧右盼相當生氣。再加上有人參加特會回來後，有邪靈彰顯，我們還需要處理，這些改變都引來許多人的不安與反彈。其實這些反應是可以了解的，若換過來我是他們的話，我相信我也會有同樣的反應。

有一位伯伯後來親口告訴我說：「那段時候，我心中已經把你戴上『靈恩派』的帽子，拉到後面操場去槍斃了。」我講道若提到聖靈、醫病、趕鬼就有嚴重的反應；就連提到有關敬拜、背十字架、付代價、追求神的豐盛等等，都會有人打電話來質詢。我在教會的信箱裡經常有人放匿名信，有時一、兩頁，有時七、八頁，將講道內容一條條批判，所以有些已經準備好的信息我只能講三分之二，另有三分之一就只能不提了。敏感的題目講一兩個之後，我就改講「登山寶訓」，才叫大家安心一些。

一次，剛從夏威夷回來作教會秘書的姐妹對我說：「牧師，可否跟你講幾句話？」我說：「好啊。」她說，她是「學園傳道會」出身的，也是保守的，來教會時路過加州，聽見我去了溫約翰的聚會，她遲疑了一下，有點不敢來，所以去請教一位她極敬重的九十歲的老牧師。那牧師回答她說：「姊妹，妳想，有關神的事妳全都懂了，神再也不能教妳任何新的東西了？」因著這句話她還是來了。剛來時先住照雄家，幾個月觀察下來，忍不住要告訴我說：「我看照雄還蠻正常的麼，你也很正常，教會也都很正常啊？！」我笑了，恐怕不少人的確以為向聖靈開放的人，必定都是相當不正常的啊！

從一粒砂變一粒芥菜種

但接觸聖靈使我像經過一道門，門開出去，展現的是另一片新天地。一方面，我信主及牧會從未面對過這麼大的壓力，但另一方面，也沒有這麼興奮快樂過的。我只想，那時若個性成熟一點、說話委婉一點，禍也許會少闖一點。然而這是成長的過程，成熟之前有不成熟是免不了的，但一切再大的代價全都是值得的！

我完全改變了！信心從零變到壹，從一粒砂變一粒芥菜種，那是質的改變，像鐵加上炭變成鋼。我不再以理性限制神，不再以傳統限制聖靈。以前頭腦相信但心裡不信；今倒過來，頭腦還沒想通，但心裡卻能相信。頭腦想：「這麼難的事，禱告有用嗎？」所以禱告完快快就跑，然而事情卻開始發生。

特會回來不久，德年、照雄說：「神既然是如此大能的神，我敢事奉祂。」就把工作辭了，搬去加州開拓教會。周逸方弟兄後來也去了特會，不久也搬到加州，加入他們的團隊。臨行前教會給他五分鐘作見證，他一上台，右手舉起聖經說：「我以前以為這是爸爸的遺書，如今我知道我爸爸還活著。」我坐在第一排最左邊，熱淚奪眶，悄悄地落下，是的，因為接觸聖靈，我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，聖靈保惠師來，使我感受到、又摸得著神的真實。以前讀四福音書及使徒行傳都令我感傷，因只是今日不再發生的歷史的陳述，只成為道德的理論，只能寓意式地解經，但如今我知道這些全是真的，主今天還活著，並且大步行走在我們當中！

※本章摘錄自許宗實牧師所著《飛出鳥籠》（天恩出版），第一章。